

三年遊擊戰爭

野草著

著 野 草

正報社出版



## 序

「三年游擊戰爭，在中國革命鬥爭史上，是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同樣的輝煌昭亮，表示工農階級子弟不可屈服，同樣的在抗日階段以及當前的愛國民主革命階段，發揮了中華民族優秀子弟的豐功偉績，是不可磨滅的一頁。」

本書的作者在「後記」裏面對於三年游擊戰本身的讚揚有着這樣的一句話，但這句話，毫無疑問，是可以直接移用來作爲本書的評讀的。

這部書的確是一部很有價值的紀錄，當它在「正報」連載的時候，我和其它的朋友們一樣每期都貪讀着，深深受着感奮。而我尤其幸運的是作者把他尚未發表的續稿也全部給我看，所謂「快我先親」，實在是值得感謝。

這部書，如副題所表示，是「新四軍前身奮鬥史」。因此，我們從這里不僅可以領略到英勇的兄弟們在堅苦作戰的三年之中的甘苦，從中汲取種種極可寶貴的教訓，而且還知道，後來的新四軍之所以英勇善戰，與八路軍不愧是難兄難弟的，是經受了長久的鐵火煅煉而來，決不是偶然的事。

八路軍和新四軍，誰都知道，是今天的人民解放軍的骨幹。經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兄弟們便成爲後來的八路軍，經過了三年游擊戰爭的兄弟們便成爲後來的新四軍。但我們一般的朋友，對於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個事實，是有口皆碑，不吝惜最上級的稱頌，而對於三年游擊戰爭這個事實，卻都是茫茫然毫無所悉了。這是燭光點在斗上與斗下的不同，今天把這隻斗抽開，讓斗下的燭光也發揮出它的『輝煌昭亮』來，我們的認識上的缺陷是得到補償了。

當然，這部書也還沒有把整個南方的三年游擊戰爭的局面包括着，作者自己很誠懇地在說：「時間久遠，遺忘太多，加以本人所了解的情況仍是局部的，本人工作地區在當時也不是好的典型地區，因此很難寫得全面周詳」。這倒並不是虛妄的客氣。我們對於作者的努力和用意，自然是感謝而欽仰着的，但同時爲了要知道更周詳的全面，也禁不住和作者抱着同樣的希望，希望有更多這樣的紀錄。而且這希望我還要把它更加擴大，便是連二萬五千里長征那個事績，一直到現在不是也還沒有一部詳細的紀錄出現嗎？但渴望着那種紀錄出現的人，斷不會是僅僅的少數呀！

中國近三十年來是旋乾轉坤的大時代，無數偉大的歷史事件比太平洋的波瀾更加壯闊地展現着，一波蓋上一波。然而可惜的是差不多每一個偉大事件都沒有了一部詳細的紀錄。這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創造歷史的人們是太忙了，他們在努力創造歷史，卻沒有工夫來紀錄歷史。而有工夫紀錄歷史的人，卻大抵是站在歷史的邊沿之外。這應該是中國文化上的很大的損失，而同時是中國文化

工作者的很大的罪過。自己沒有直接參加歷史的創造，爲什麼連歷史紀錄的工作都不肯担負下來呢？有好些文筆工作者時常在發浩嘆，說找不到材料來寫，真是捧着金碗在討飯呀！

像本書的作者這樣，以歷史創造者而兼歷史紀錄者，這是很少有的事，因此也就是彌足珍貴的事。然而假使我們都拱着兩手，伸着頸子長望，望所有的歷史創造者都兼任着歷史紀錄者，那卻未免太偏勞了吧。拿筆桿的人，到底是幹什麼的？有誰能下苦工，替歷史創造者們作爲忠實的錄事，我看他對民族文化甚至革命工作也就立下了相當的功勞，那工作決不會辱沒他的！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紀錄歷史也並不就十分菲薄於創造歷史。科學不就是經驗的整理和組織化嗎？戰爭也就是一種科學，它嚴密地依據着一定的歷史發展規律，它毫不鬆弛地照管着現在和將來，然而也並不疏忽地閃却了過去的批評和清算。取例不必在遠，就請三讀本書作者的「後記」吧。

在那里，作者很親切地指出了三年游擊戰爭中的各種有光輝的優點：

1. 共產黨員的英勇氣概，不怕困難，不怕犧牲，不計成敗利鈍，一心一意爲工農解放流盡最後一滴血。（這一層作者已說明是「構成這一篇史詩的主要因素」。）

2. 照着決定的原則，發展了廣泛的、勝利的、羣衆性的游擊戰爭。（作者說明「在今天仍然是全部適用的」。）

3. 一切軍事行動是和羣衆利益緊密的聯系着。

4. 幹部地方化，決心把工作地看成自己的家鄉。幹部與士兵，部隊與羣衆，同甘共苦。

5. 策畧運用的靈活適當。

但也坦白地指陳了一些錯誤和缺點，如有時過左，孤立了自己，有時戰術運用發生偏向，遭受犧牲，有時處分幹部，失却耐心，未能幫助幹部克服錯誤。

像這些都誠懇懇地敘述得周到，交代得分明，好的地方沒有過分的誇揚，錯的地方也沒有故意的掩飾，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老老實實，腳踏實地，這正是歷史回顧的好處。我們得到這樣忠實的歷史紀錄，只要是想繼續爲人民服務，不敢落伍的人，誰能不重視它，不想從這兒汲取教訓，以促進歷史的發展呢？

這些游擊戰爭中的優點和缺點，並不專門是軍事上的事。凡是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的任何部門的工作，都是立體地在一個總的原則之下進行，全部息息相關的。適用於軍事上的項目，同時也可適用於文化工作。一聞可以一反，只要我們存心對革命負責，對自己的工作負責，對人民大眾負責，我們能夠疏忽了過往的批判，許許多多把這樣忠實的紀錄作爲自己整肅的明鏡嗎？

水有源來樹有根，讀了這部書，你才更了解了新四軍和八路軍，讀了這部書，你才更了解了解工農階級子弟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的豐功偉績，的確是革命鬥爭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任何朋友都會喜歡讀這部書的，但對於文化界的朋友我要特別慫恿，我們假如也敢於自認是『中華民族優秀

子弟，我們應該激發起無限的感奮吧？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於香港

郭沫若

# 三年游擊戰爭

王金

## ——新四軍二支隊前身奮鬥史

### 一 到敵人後方去

一早起來，王思源已經上好了馬鞍，我洗早餐後，便和他向着瑞金前進。

四月的天氣，不寒不燥，空氣又因下了幾天雨很清新，農民響應蘇維埃中央政府號召增加生產所種的大麥，飽含露水，掩映着可愛的黃金色，河邊桃花已經凋殘，吐着嫩綠的新葉，山上杜鵑花一片的血紅，時時飄來「紅軍頂呱呱」的鳥聲。這個和平優美的景象，把戰爭的氣氛沖淡了。我索性把馬繩子放在鞍上，讓馬兒緩緩的走。

在汀州到瑞金一百華里，中間隔着頗為險峻的一座大山。因為這裏是蘇維埃政府的腹地，一個是紅色的首都；——瑞金，一個是紅色的上海——汀州，因此貿易很繁盛，來往客商、紅色戰士、工作人員三五成羣，都是在中途的古城鎮打尖。（編者按：旅行中途休息飲食，俗稱打尖）

從全蘇大會（一九三四年一月）後，我已經三個月未到瑞金了，這次瑞金之行，是因爲昨晚中央軍委來電話，要我去重新分配工作。

思潮隨着馬蹄聲起伏，想到這一回完全脫離地方工作到部隊去，在我的生活還是新的，倍覺興奮，但是，一想到自己只有一點游擊戰爭經驗，從來就沒有打過大仗，心情又有點惶惑、駭怕。

「王思源！你願意和我到前方去嗎？」我問。

「爲什麼不！」回答是這樣堅定。

這個小鬼今年才十六歲，青年團員，受過國家保衛局的訓練，在省委當保衛員，健康，結實，聰明，忠實，是我每次出門的旅伴。

「一切爲着前綫的勝利」，小鬼都懂得，爲什麼我還在猶豫。臉龐上微微的有點熱。

到瑞金，已經萬家燈火，夜色蒼茫，離開中央軍委所在地的葉坪還有十五華里，只好摸黑路了。天似乎又要下雨，清明節的夜又特別黑暗，路已經完全看不到，只聽着潺潺的流水聲和着得得的馬蹄聲，遙遠的村落有一點燈光，村婦的尖銳的呼聲在「喊魂」。這匹馬兒原來是軍委的，便信任老馬識途由牠牽着適其所適。王思源拉住了馬尾巴跟着，終之僥倖沒有走錯路。

第二天上午開會，有朱總司令，周恩來同志，劉伯承同志，賀昌同志。指出：爲着粉碎敵人的



五次「圍剿」，中央軍委決定派幾個獨立團到敵人後方去發展遠殖游擊戰爭——你的任務是帶着獨立團到永安，和七軍團接防，然後在這一帶發展游擊戰爭，破壞敵人漳寧築路計劃，最後再向泉州推進。在你的右側翼漳龍公路一線，尚有獨立八團和你呼應行動。

會議以後，總司令又對我單獨作一次談話，勉詞是：彭德懷從井崗山下來的時候兵和武器都沒有，你這次出發這樣多，這樣好，應該好好的幹。我只有點着頭說盡我的力量去做。

接着，又分別的由恩來同志告訴我游擊戰爭最主要應該有高度的警惕性，不要「死豬不怕湯」；伯承同志告訴我如何進行外線作戰，如何配備隊伍組織戰爭；賀昌同志告訴我如何進行部隊的政治工作。

到中央組織局，羅邁同志說：叫你老婆請假來吧，要走了。她是在中央黨校學習。

晚上，妻來了，要求一道出發，我說前方的小鬼和女看護婦都要調回來，你能例外，她泫然淚下。一直到現在，那次見面成爲最後的一次。

回汀州，在黨省委同意下，到團省委和職工會調了一批地方工作幹部，辦理了移交手續，又在省政府張鼎丞同志處要回了一匹馬，這是我去年在藍家渡和張貞部隊作戰繳獲的一匹短小精幹的小戰馬，在前方正用得着。

一行廿幾人先到連城，和第三作戰區接收寧化獨立營到前方去補充，爲着防止士兵聽到到前方

去而發生波動，把全部幹部都放在獨立營中去，和士兵共同生活，加強教育，整頓黨的工作。

由連城到永安，共二百四十華里，中間要經過姑田、小陶、洪田幾個市鎮，這些地方尚有華僑的團匪和反動地主欺騙底下組織的童子兵，大刀隊，總計有反動武裝二三千人，時常會出來截擊我們。寧化獨立營只有二百餘人，因此這個行軍的戰鬥性便極為濃厚，一大意便要吃大虧。

第一晚到姑田，團匪早已登山放冷槍，我們除調了一個連登山警戒外，餘都順利通過。再走二十里地才落營，雖然辛苦一點，可是却安全了許多。

第二天拂曉出發，請了幾個嚮導專走山路小路，繞過了反動武裝最多的小陶，這些路都是懸崖石壁，是種香蕪的工人的小路，而且遍山倒了許多準備種香蕪的柞木，半人高，騎在馬背上跳障礙，跳得太多，偶一不慎，把馬的右前脚跳壞了，只好乖乖的下來步行。

第三四天因為路線已經接近了主力部隊，因此安全的到達了永安城，滙合了已經接收七軍團任務駐守永安城的獨九團。新兵老兵，新幹部老幹部，少不得聯歡一番。

## 二 退出永安

永安，是福建省的一個二等縣城，三面環水，一面大陸；而大陸這一面，就是敵人主力的來路。在紅七軍團轉移作戰地區以後，這個縣城和蘇區的聯絡，只有西北的安沙，尚有獨七團在那裏駐防，其餘周圍都是頑軍和團匪的世界。

永安城尚有繳獲的鋼鐵、鹽、布，都是當時蘇區的急需品，我們的任務必須保證這批物資安全的後撤。因此，在我到後的第二天，便召集了一個營級以上的幹部會議，來傳達中央軍委的指示與討論如何解決的問題。

我們這個班子的角色是這樣：

團長吳勝，是個年青的軍人，永定人，牧童出身，能打仗也能練兵，具備着勇敢、機警、果斷、忠實的各種優點；惟英雄主義很厲害，熊人不起，經過部隊的教育，文化上已能寫命令，但遇不識的字，他就灣灣灣撤幾撤，過去許多政治委員都因為搞他不過，向上面報告他反政治委員制度，要求調動他的工作，這次軍委要我看看是否屬實，以便由我決定他的去留。

政委兼政治處主任陳仁，是個漂亮的小伙子，受到批評的時候，他會和小姑娘一樣的紅着臉，羞答答，但是忠實、積極，有軍隊政治工作經驗，軍事上也懂得一些，不過論起做事的魄力來，就

遠落在吳的後面了。他是江西贛縣人。

總支委書記羅桂華，是湖南的一個礦工，參加彭老總部隊後到江西來。工作切實，深入下層，特點是好喝兩杯酒，因為是老幹部，喝了酒以後少不得對一些新幹部的提拔得快發些牢騷，但黨性很強。

一營長趙羣，湖南人，饒勇善戰，政治頭腦簡單，但服從命令，說幹就幹，不講價錢，從來不曉得什麼叫做困難。

二營長鄭樹昌，龍岩人，是一個煤礦工，朱毛紅軍到龍岩消滅陳國輝部隊時他參加四軍的。打仗穩着，但脾氣很壞。通訊員說：二營長和你談話的時候，如果將手叉在腰上，你就要準備他會突然送來了一個耳光。

三營長劉漢，湖南人，也饒勇善戰，是紅三軍團的老幹部，因為資格很老，也有一些軍事經驗，對團長不大佩服，好喝酒罵人，經常說：「老子如果不喝酒罵人，現在還不是一個師長？」

因為我們部隊是遠離蘇區單獨作戰的一個單位，因此在中央軍委討論的時候，劉伯承同志提出他在蘇聯遠東參加游擊戰爭時期的經驗來，說應該成立一個軍政委員會，由我擔任主席，到新開關的地區有權力建黨、建軍、建政，同時，爲着使隊伍能够直接在我指揮下不鬧别扭，又要我兼政委，把陳仁同志調爲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把政治處提高爲政治部也是爲着單獨行動增加權力。各

室各科，真是「麻雀雖小，肝胆俱全」。

會議上我除了傳達黨五中全會政治決議及中央軍委命令外，說我是新角色，大家不要害怕說錯了話或對我有意見而不敢說出來，我斷不以違背政治委員會制度這個大帽子來加給任何人，領導得不好，只是看我能否和大家一道好好來幹？會議做了一些決定以後便進行如下的行動：

把全團的老弱女看護，挑選送回後方，將寧化獨立營補充為第三營，把捉到永安縣長時所繳獲的二挺重機槍，連同原有二挺輕機編成一個機槍連。

派第二營出發洪田掃清童子兵、大刀隊。

派第三營向敵人來路貫川游擊。

「五一」永安縣革委召開羣衆紀念大會分發沒收土豪衣服的時候，在數千人大會上，第二營押回了俘虜的童子兵百餘人。這些童子兵都光着身，赤着腳，帶着一個紅肚兜。政治上受地主的欺騙，打仗時念着咒與喝着過量的和着珠砂的酒精神經混亂，拿着大刀尖串只曉得向前直衝。二營長知道他們作戰的派頭，毫不開槍讓他進入埋伏圈，瞄準着打死他的師父，然後齊喊：「師父死了！」他們一着慌就完全嚇醒起來，便乖乖的受俘。在大會上每個人發給他們三塊光洋的俘虜費，發給一些土豪的衣服，請他們吃一頓漂亮的晚飯，大會後由政治部和他們上了一天課，便全體釋放。

由於這個仗打得漂亮，俘虜政策又正確，敵人企圖以洪田一帶集中的二三千童子軍向我進攻的

計劃便全部打垮了。

貢川這一路和敵人哨兵稍有接觸，三營弄清了敵情以後便撤回，因此我們決定，在第二天的半夜將全團兵力除留着政治部和一連兵力維持城廂治安外，全部向敵據點前進，企圖將敵前衛撲滅，以進攻來鞏固防禦，結果因敵已撤退擇了個空。

四五天後敵情益緊，但物資已搶運完畢，軍委有命令來叫準備撤退。吳主張將主力撤過西岸，打起來的時候可以撤至安沙。我不同意，主張撤過南岸，才能繼續在軍委指定地區活動，完成任務，若撤西岸，誠恐被敵一截，我們只有向蘇區撤退，這是違反軍委的意圖的。他雖然不滿意，也不能不執行我的意見了。

大約是五有九日吧，敵盧興邦所屬三個團於清晨時分二路向我進攻。我們命令第三營向洪田掃清退路障礙，第二營隨着司令部爬上陣地，掩護在城內的第一營與縣革委及工人糾察隊撤過河，最後將渡河的浮橋破壞。

這時砲火連天，機槍手打起大仗來有點亂，射擊不是太高便是太低，敵人已經有一班搶渡過河來了，幸虧後來槍手鎮定，才把他一個個的打翻落水，暫時阻止他的前進，而渡河的十幾個也都被我殲滅。

隊伍撤退以後，我們離開陣地就道，敵人也乘隙過河佔住高山向我們射擊，因令第一二營輪番

掩護退却。一些新兵，在敵射擊中慌張起來，高呼敵人來了，快走快走，我本着紅軍規矩政委退却在後的條例，走回頭去跟着後撤部隊，高呼不要慌，慢慢走，才把這個亂哄哄的局面鎮靜下來。

因為幾天前童子兵已經吃了虧和受了我們的政治教育，都不願替軍閥地主當砲灰來集中攔阻我後撤，因此安全到達洪田落營。是役敵雖死傷百餘，我也傷亡二十餘人。

落營以後開了一個會議，討論以後如何行動以及如何將傷員送回後方。吳勝一語不發，我知道他因為我不同意他退安沙的計劃而發脾氣，但我當時想，爲着執行命令完成任務只有這樣做，我並沒有想到應如何機動以執行命令這一回事，我當然也就不會感覺有什麼錯誤，因之仍然決定次一步的如何行動。

### 三 建立了根據地

爲着決定新的行動，我把公文袋中的中央軍委命令拿出來詳細研究。我想：如不把小陶、姑田華僑的團匪消滅，童子兵爭取過來，我們便要和蘇區完全隔斷，前進便失了依托力量。這個意見立即獲得了吳陳的同意，因此我們便回頭向着姑田出發。

姑田，是連城的一個大市鎮，貿易以紙、筆、香菸爲大宗。華僑雖然曾經襲擊過我們的連城獲勝，但他是吃過九團的苦頭的，因此我們一到達時他便向着深山逃走了。我們駐了三天，做點羣衆工作和部隊本身的教育，在第三天的下午，我們即放出回連城的謠言，令戰士到街上去買東西，把這個行動讓華匪的坐地偵探去報告，然後像煞有介事的整隊向連城出發。

走了十多里路，太陽落山，隊伍就在路旁休息，放哨戒嚴，召集幹部談話，口授命令，指出夜襲華匪，直搗華匪老巢的意義，決定以第三營第七連爲突擊連，不准打槍，活捉其哨兵和華匪本人，第一營隨着本部，第二營作後衛。政治部工作人員也立即協同連隊政工人員，在戰士中作十分鐘的宣傳鼓動——一個跟一個，不要掉隊，跌着不出聲，不許抽煙打火，說話，咳嗽，紮好草鞋帶，口壺刺刀不要吱吱叫，失了聯絡到三叉路口時向着有白紙的行進。

十時左右我們即回頭向着華匪老巢×鄉出發，忽然下起大雨，雨夜行軍固然辛苦，很多人都坐



了「汽車」(註)、但澎湃的雨聲、風聲、雷聲和森林的呼應聲，却掩護了我們的脚步聲而增加我們襲擊勝利的條件。

華匪雖然自稱團長，有四五百武裝，可是他是經常分散在各地魚肉鄉民，駐在老巢的不過三四十人，因此當七連摸到他的家裏，活捉他的哨兵和四個衛隊以後，因天氣漆黑，對面不見人，其餘都被他逃脫登山，亂放冷槍。雖然在附近搜索，捉到福建省保安處派來收編華匪的一個上校參謀，但華匪却被他溜走了。他的鴉片烟床上尙擺着全套烟具、印信、文件、墨水筆，可知他的逃走尙不久。指揮七連突擊的劉營長，只知沒收物資，口裏說着跳皮話：「沒得得！沒得得！」而不派隊搜索，竟便宜了他的一條狗命。等到我們到達，將文件一看，吳勝氣到跳着脚。

第二天天亮，打掃戰場，統共俘敵八人，戰馬四匹，步槍三十餘枝，擊斃短槍四枝，子彈萬餘發。這個勝利雖不大，但我們不血刃而得，也彌覺可貴。尤其是在連城被華匪襲擊而犧牲的我的親密戰友李明光同志的一枝鋼筆，也回到我手來作為故人的紀念。

打擊華匪以後，又繼續掃蕩連城之賴源，寧洋之大臭地，永安之西洋、林田、苦竹、大陶、小陶等地匪匪，繳獲步槍二百餘枝，自己帶花的戰士也有十多人，都是拚在路上走，很不便當。在小陶時，聽說紅七軍團在沙縣湖源打了一個大仗，因此想去和他們取得聯系，想借用他們的電台和中央軍委取得聯絡。聽取新的指示，陳認為必要而吳則不大同意，但也只有服從多數。